



三國志



伊 8
1795
54



1735
54

魏書五

后妃傳第五

書圖

所購以贈
州山諸田
八諸同年
八一人

三國志五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



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
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
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
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巳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

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
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何在
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

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

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修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誠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

于修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
而巳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
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
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 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
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 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
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不
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

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
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

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
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

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

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曰太后太后曰不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 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

當怪吾遇之大薄吾自有常德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

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

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

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

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諡太

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

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

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

魏略曰初秉弟秉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

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詔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僭受金帛

之賜蘭事雖不諒義兒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

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

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

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

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

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

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

榮次即皇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髮髻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

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恠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

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

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

三國五

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相隨恩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愛益密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

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

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今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摩髮髻以中拭面姿貌絕倫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益由妾勝眾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猶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眾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權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宣皇后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

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延康元年正月

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

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噩書迎后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柔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噩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為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為小惡邪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下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明帝即位

有司奏請追諡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

寢廟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丞丞通於神明遭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諡伏惟先帝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諡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諡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

三國五

奏奇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諡曰敬侯
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
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
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
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
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
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諡后兄儼曰安成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
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
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韓豔皆爲
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諡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
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
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

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
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
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秦夷則歌中呂舞太濩以享先妣者也
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
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
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
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
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
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
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
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
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

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為平原侯襲公主爵盛

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王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 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温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温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惠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温三人位特進惠為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惠暮年官更轉為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由此出惠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諡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為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

二人為列侯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諡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淨

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

也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

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焉

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

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

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

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未喜紂以炮烙怡悅

妲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

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

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後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

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渴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帝追諡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譙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春明帝帝知之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讐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惟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獻親奉冊祖載遂

親遺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予小子箴箠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堂陽君追封諡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為王始納河內虞氏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居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紉

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駘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二

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諡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

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諡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邵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執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薨子叔嗣為給事中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書五

五八七鳳皇氏唐周周氏

三國志五

魏書六

三國志六

董卓二袁劉表傳第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隴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曼字叔穎

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

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

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

魏辟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

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

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

巳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遷中郎將討黃

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碇北為

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之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

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任扶風拜前將軍封醴鄉侯徵為并州牧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遊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郵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效力邊陲卓再違詔勅會為何進所召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

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人掖庭有寵光和三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

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平夜步行欲還宮閹賊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眾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

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神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

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

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二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先時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

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及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

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

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

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何以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泰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感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且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

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郤侯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際必報人不自保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實各曰我相貴無上也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樓龍宗詣卓曰事不解劔立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前棺出其尸枝解節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弃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到陽城時值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人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毖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字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謝承記字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

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

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

寶物華僑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

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疆兵蹶之可使諸滄海彪曰海內動

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

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

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

下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

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

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

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

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

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

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任賊起嶠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

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益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

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

隸秦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百餘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

家城內埽地珍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獻帝記曰卓獲山

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 袁殺之卓所愛

胡特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 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搗殺之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

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轡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獻帝

記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

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

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入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

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 卓弟旻為左將軍封鄆侯兄子璜為侍

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

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

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轡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

謁拜車下卓不為禮招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山陽公載

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

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此是卓曰鴻鵠固遠

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

拜也 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

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英雄記曰郿去長

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

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

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

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

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傳子曰靈帝時關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

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類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焉唐珍張顛之黨乎 風俗通曰司隸劉焉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 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顛中常侍張奉弟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

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翊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多免死悉椎破銅人鍾虜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

肉好無輪郭不磨鑿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

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

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十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

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曼黃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都皆還為其羣下所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都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曠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鄠卓塢中金有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長安士庶

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

邕謝允曰雖似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替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誦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誦議遂殺邕

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始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誦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誦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誦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

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各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

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

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恒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碎兵符以鉄鑽致其刃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

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

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

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

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

餘萬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允乃呼文才修整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鼠子欲

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

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

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植大鴻臚周奭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弗敢為逆也請事竟請廷尉受

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郡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徂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葬卓於鄆

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

司隸校尉假節汜為後將軍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

擅朝政英雄記曰催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

馬騰等降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

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

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

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

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獻帝記曰是時

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詔賣廢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此上意不可拒惟不從之

善語以別避近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和其語良久而別惟兄子利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惟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稠與韓遂私 汜與惟轉相疑

戰鬪長安中 典略曰惟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惟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惟送饋妻乃以破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棧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復請汜大

醉汜疑惟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惟質天子於營燒宮

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居惟者惟從兒子暹將

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惟復移

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

五具以賜左右惟曰朝舖上飯何用水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

上封事曰惟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快快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

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惟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惟以司徒趙溫不與已

同乃內溫塢中溫聞惟欲移乘輿與惟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

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皆之隙以成干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

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

惟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惟書問 惟使公卿詣

侍中常洽曰惟弗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惟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

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惟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

歸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惟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

一刃侍中侍郎見惟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惟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

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惟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

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植惟州里素

與惟通語惟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惟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郛涼州

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惟汜先詣汜汜受詔命詣惟惟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

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眾

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惟有膽自知之郛答曰昔有窮后羿恃

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疆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曼承橫以

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

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

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龍之猶不肯盡力也

惟不納郛言而呵之令出郛出詣省門白惟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為惟所幸呼傳詔者

令飾其辭又謂郛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郛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

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郛言我

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惟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郛答語切恐惟聞

之便勅遣郛郛裁出營門惟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郛忠直縱令去還答惟言追之不及天

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惟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眾叛稍衰

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

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惟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咸呼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郤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

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惟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

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

惟汜大戰奉兵敗惟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獻帝記曰時尚書令

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天子走陝北

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

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彼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足綃乃取德綃連續為董承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

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

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惟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

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

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請省閤或自齋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遣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

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

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

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

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

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村秋屯帥張宣所邀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

誅催夷三族

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

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郤濟饑餓至南陽

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
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
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
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
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

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

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弟隗皆為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弟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紹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

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

閹官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

太后不從

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

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

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

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

遂殺之宮中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

中入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魯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
遂敗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
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

勒兵捕諸闖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沖未有不善宜聞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卓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關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勃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

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辨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諝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

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真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真將疆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揚於浮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

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監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 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為年與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厨 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繫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志卓遷怒何其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

蜂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

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有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

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

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右射左射旌旗鏜甲光照天地紹令翹義以八百兵為先登瓚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瓚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為設備惟帳下疆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兩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瓚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翹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虞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壹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中

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命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肖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翹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

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郵民者且今州

城麤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

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

為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紹

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王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

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 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 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

書不見故
載錄之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

諸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

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口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
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
兵海隅是時百姓無王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
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
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
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
不趨赴軍期安居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眾數十萬以審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許攸為謀王顏良文醜為將軍簡精卒

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

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 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
百姓疲弊倉更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
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
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
河朔之疆眾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疆謂
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
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弃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聘而不

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
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
臣與王不同者昌王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宜知 先是太祖遣劉
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

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

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

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
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
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
能道化典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瑄徐璜竝作
妖孽饗養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輪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
贊關遺醜本無令德德傑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
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各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
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
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威威柄莫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
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仿偑東裔蹈據
無所幕府唯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拯
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充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羣虜

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魯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恣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贊亦梟夷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救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滌太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熾飛蓬覆滄海而沃熯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肆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
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佞俠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
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亮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實疲弊而將騎主伙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八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也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

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計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
屬郭圖

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

紹眾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詹動而鼓說曰詹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

紹為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

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鳥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

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
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沮授不及

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

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

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

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

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

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

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

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

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待御史闡

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弃官歸家袁紹起義舉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

忌豐紹軍之敗也上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捐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

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

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聞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

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

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

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

未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審配逢紀與辛

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

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

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

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

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其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

譚遂奪其眾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

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

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

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

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

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於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誓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弃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弃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弃捐前忿遠思舊我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

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佈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勦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歔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人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王廢紂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室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安書蛇足曲辭誚媚交亂譚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上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厲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窮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唇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鬚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大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

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既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之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敵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珮 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

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項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

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於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是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

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

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

捕斬之典略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

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略

曰尚為人有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殿中然後請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東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太祖高

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

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

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

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

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

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敏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與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狗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况非君命乎懷懷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眾奔九江殺

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温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

為揚州瑀字公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以張勳橋

蕤等為大將軍李催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楊翟

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

三輔決錄注曰

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揚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志而死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

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其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

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

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

子實為吾心管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竝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

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

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

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勦力同心匡翼漢

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

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

能也與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

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眾

莫敢對王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

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術以袁

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識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呂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

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

亂楊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

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厠梁術

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灤山復為所拒憂懼不

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

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疆者兼之耳

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疆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

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眾絕

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榻床上歎

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勲孫策破勲復

見收視術女人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張璠漢記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祗田

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各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奮不偕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

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

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與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入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強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雅季之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

牧封城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

中鄧義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王此天下之大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終

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

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

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其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

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

餘萬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基母闈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

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

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竝爭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

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

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

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

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

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

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

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

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費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各定以死守之今策各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

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

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

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

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

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

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建安十三年

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

為讎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

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

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異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

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異對曰逆

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

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異曰

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平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

備足禦曹公平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

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傳子曰異字公悌瑗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

卒異在荆州日麗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侍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

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開異謂之必反卒如其言異弟子輟別有傳漢晉春秋曰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傲之於險

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

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

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

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

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

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

封列侯魏武故事載今日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

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

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弃并州賈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

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傅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

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

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

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高

大鴻臚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

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

義侍中義章先尚書令其餘多至

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

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

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煩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能罷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緩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虫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 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殊未之有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

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即有以也

臣松之以為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眾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奔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定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繼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服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

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

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履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

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西川忠貞堂
氏關前開市

魏書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三國志七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

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

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

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

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

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

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

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為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

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

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
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
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
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
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
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
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
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
敗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
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紹
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
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
傳曰時人語曰人中
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
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已
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
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

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
布使止於帳側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砍布床被謂
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與張楊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
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僱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
布可極得汜僱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僱內實保護布汜僱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州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
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
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
袁紹既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
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
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
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與平元
手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

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為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與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各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不悅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議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目之所屬華雲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

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報書曰昔董卓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進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送下邳典略曰元休各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南依袁術術懼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

為孤憤不可得也秦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進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送下邳典略曰元休各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南依袁術術懼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太守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孥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閣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眾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砍萌一臂順砍萌首林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明受袁術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特宮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眾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

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

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

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係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

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
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
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
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
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
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
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符帛與一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小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甲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

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其議之建得書即遣王簿齋饌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天下秋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與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
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着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

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

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州春秋曰初布

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釀五六斛

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

相賀白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

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弃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眾降

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

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

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

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

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

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

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

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

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眾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

聽如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為

人清白有威嚴

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

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

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

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

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

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

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為智計有

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

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

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

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

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

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犄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

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

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

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

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
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
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
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
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
耳造次難得比也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者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稅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殺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眾十諸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過除凶惡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朱騎鈔其後賊周羣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奔船進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

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縋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平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日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

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輔舉能遷曼

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曼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

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弃官還家太

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

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

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

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

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檠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伯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項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

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

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為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屠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眾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為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昧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于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

遺比辱雅賦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

悅本州見侵郡將購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任者側席去者克已不及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喏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王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計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車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

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君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肯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

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臣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王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

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王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歡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其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

終不爲已用乃殺之

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讎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洪邑人陳容少

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

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共以兵弱敵疆烈志不立惜哉

魏書七

西川生鳳蘭
氏蘭蘭蘭蘭

三國志

魏書八

三國志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今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

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曰事不肯稍入常物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遣詣涿

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

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

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

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

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

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

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

及右開 毛氏

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

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

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

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王疏遠任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都吏以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

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郵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使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

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

上罷諸屯兵但留瓚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

賁侯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

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

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州

春秋曰紹讓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列義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為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

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

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畧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軫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王見質紹不能權譴以濟君父而奔置節傳進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

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與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實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呼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早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邠如浪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効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惡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糧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善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闖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部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相文忠誠之效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

盜輕漢効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瓚瓚部曲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救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眾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 典畧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 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 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

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十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三人

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警也 虞從事漁陽

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閭柔素有

恩信其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

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

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

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

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特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

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

至其門 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微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

事遠畧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 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

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

樓樓以于計瓚作鐵門居樓上 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土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

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

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

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綬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弃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起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聘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駭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眾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節殺此非天威棊謀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蟬賊以焚蕪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瞻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

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實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
眾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穢猶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
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
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翹義餘殘良
誅逃命故遂任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塞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鏑金
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遂舍光匿影寂爾無
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
威懷竝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載干
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壽之非良
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
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
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眾陸梁冀州橫斷紹
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解其所以能相守
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
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眾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
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
不出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讀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

期兵至舉火為應

典畧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敗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

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問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袁
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畧所載同

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

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

中京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

子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鮮于輔將其眾奉

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閭

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

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畧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而今克之此既

天意亦二三子之力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

烏丸以功封關內侯

魏畧曰太祖甚愛關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輔亦率其

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過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放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

生任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警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及舞又不轉警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

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

討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弃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已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

會徐州黃巾起

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

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

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

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

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蔡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關園圃親疎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諫陳遵共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道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

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

眾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

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文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

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

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

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

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

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

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

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眾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疆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興平元年復東征略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逆呂布太祖還擊布

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

懷懷夷猶賴侯以清蠹蠱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

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

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

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

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

三國八
駐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
固盡收其眾也典畧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
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兔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
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
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
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
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
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中名豪大姓田韶
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
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
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謙書云孫登當為
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
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

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
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

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
追求敏出塞越

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
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
亡設王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

傳云敏將家人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
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
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
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
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
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
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

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闇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

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

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裝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誦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與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益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懷懷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畧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又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無疑拒齋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奸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纓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賈虎兇出於匣是誰之過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昔孤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

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汗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

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

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畧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眾諫承信

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谷領餘眾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入兵眾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吝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汗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念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

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濶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眾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為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眾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印璽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借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動威終幾至沈沒長為負忝幸賴慈恩垂三宥使得補過解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未敢便寧惟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繼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遣怒分當即戮為眾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偽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為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關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眾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悽懷念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關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眾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滅猶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嚴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

仕本郡常在入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上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

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等

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誘呼鮮卑侵擾北方國然猶今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已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竝以驚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罪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虐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書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壤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俎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冀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

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臬截獻誠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慮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奔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修文德而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憐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況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茲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參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馬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鎛伐薪制梃改案為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理而掘之古人所恥

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乎萬邦論語稱仲尼夫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疆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關關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則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荷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術

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傷郡縣驅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為發石

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
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
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
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
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
甕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
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
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
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
以國法擊晃晃雖有前言莫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
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
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
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慶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

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

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

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

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

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根苦蝮劉石平漢大
洪司隸綠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
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
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瓶根其眼大者自稱
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

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

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

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

薨子方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
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

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間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涓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係穰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眾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有未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

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沒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神輒病之犯法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略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略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畧與角同

加於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至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督號為姦令為
鬼市至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
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
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
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
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臣松之謂張修應是張衡非典畧之失則傳寫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
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
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
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
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
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
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
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
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
帶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
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

巴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史士
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衛
之守益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
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 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
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
衛雖不同偏備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驪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
夜高祥等誤與衛眾遇祥等多鳴鼓 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
角會眾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

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
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
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
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
皆為列侯 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
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
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
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燠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
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
加也 魏畧曰黃初中增圍魯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 晉書云西戎司馬閻續圍孫也

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魏畧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採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

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竝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魏書八

西川生鳳樓 氏雷而中

三國志八

魏書九

三國志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督騎之惇

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

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沒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太祖自徐州還惇從

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畧曰時夏侯惇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首夏侯惇惡之每照鏡志怒輒撲鏡於地復領

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

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

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

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

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

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

出入卧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

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

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

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

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

弟廉及子林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林即清河公主也林歷

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樹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林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惇處都督關

中林性無武畧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樹者遂召還為尚書林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林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林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林以誹謗公主奏之有

詔收林帝竟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熲熲以為此必清河公主與林不睦出於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推問為公主作

表者果其羣弟子充苑子廩嗣廩薨子劭嗣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

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劭封之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

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魏書曰韓浩字元嗣

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眾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明津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為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

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眾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視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大

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充豫大亂淵以饑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

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

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稀反遣于

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稀降其十餘屯稀詣禁降淵

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濟南樂安黃巾

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

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

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

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

渭南又督朱靈平隃糜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

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

雄降其眾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

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乃逆戰

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

鹵城以應之衢等謫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

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

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

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

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

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與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與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精麾還略陽進軍圍與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

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

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

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為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

午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為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為征西霸九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附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刺史威弟惠弟威官至兗州刺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刺史威弟惠弟威官至兗州刺史

威弟惠樂安太守

文章敘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

惠弟和河南尹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

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撻眾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各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譙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

衡薨子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襄嗣

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仁祖瑒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少好弓馬弋獵後豪

傑竝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灑疆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

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

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任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

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修
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
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
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
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
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
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
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
初四年薨諡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齊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
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
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

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大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
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
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
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功封高
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
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諡曰威侯魏書
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弘為斬春長太祖起義兵討董卓
至熒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
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
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

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自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

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太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卽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竝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略曰文帝嘗問曹洪在左

右請之曰今誅洪必以真爲讚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于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爲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贖丁時譙令平洪贖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贖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舍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愆闕慙愧怖悸不能維經以自裁割謹塗頰闕門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缺望明帝卽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諡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

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

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

祖文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與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

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

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

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

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世語曰肇字長思肇有當

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

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

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攄字頴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攄討賊向吳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

魏略曰真木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與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太祖哀真少孤

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射而倒
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
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
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爲征蜀護軍督徐晃等
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
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
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
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
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
政明帝卽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

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

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
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
以亮懲於祿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
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
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
境宜遂伐之數道竝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
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
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
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竝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
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
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
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

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
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
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
則彥皚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
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
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
太尉司馬宣王竝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
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
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
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羲為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
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
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
誠冀日之應復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

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
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顛惟越天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
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
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
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
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
太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誦誦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
孫資謂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
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辯等列順長少也雖且與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
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介細疑不足為忌當顧相人彭亡
之文故用低何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
宗以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雋爽弟羲為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
又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

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南陽何
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
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
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止始五年爽乃
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不

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
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

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

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

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傲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

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連轉者死失者盡

亮胡怨歎而關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

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

典選舉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

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王謚畢軌等既進

用數言於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備防焉禮貌雖存而

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

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

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

毓法使王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

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

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

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使仔教習為伎擅取太樂樂器

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

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

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

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

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魏末傳曰

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諸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

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怒

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眾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

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

相見如何勝曰當還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

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

還

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
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嘆答曰輒當
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傳語言錯誤口不構杯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
答言當還為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
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

太傳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

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

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

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

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

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宮要職皆置所親

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繁牙縱

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其交關看察至尊候

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

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

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

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

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

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

常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佈出至聽事謂帳下守督曰

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

事未可知如此者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于寶晉記曰爽留車駕

三宣王遂得過去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太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

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

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

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

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于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宜王謂將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鴛鴦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將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續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惶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之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宜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今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竝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圖謀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於是收爽

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畧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為尚書郎

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魏畧曰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有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曰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謐少不有交游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略大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卧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入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謐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帝說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按謐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謐為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無不從故于時謠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謐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謐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于禮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為長史明帝即位入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時雜虜數為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強成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

言於爽多見從之 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畧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行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王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侯玄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熒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聽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適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 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兗州刺史快快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任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眾人為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毅脫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任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請許昌徹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

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碗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嘉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 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閭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閭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 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至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 臣松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于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亭侯邑二百戶以奉真後 于寶晉記曰蔣濟以曹真之勳力不宜絕祀故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王少以才秀知名 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為

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竝見寵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常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王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烈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各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解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大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名顯於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尚有壽畫智略文帝器之與為布衣之交

太祖

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鄆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竝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

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
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
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
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
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
幸執手涕泣尚薨諡曰悼侯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簡骨肉是以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
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
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
竝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
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
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

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
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敘則
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
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
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
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觀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
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
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
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
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
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
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

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其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

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竝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羸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

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

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秦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

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未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眾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王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賈賈故蔣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五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問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興駱谷之

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宥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誠鑠等皆許以從命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為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緝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緝曰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為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卧豐遣船省病緝屏人語緝曰韜尚公王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唯君侯計豐言

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邯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滅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逸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輅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美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美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眾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奮眾如此美所不及也

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腰殺之魏畧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曰隆其文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卧如是數歲初豐子輅以選尚公王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常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為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眾人以為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諷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任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遠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何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任歷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輅雖尚公王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

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弑楊駿外甥也晉惠初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樂敦賢等送廷尉世語曰玄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管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毓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押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

因圍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

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

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竝

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闡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

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

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

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輅以尚主賜死獄中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時年四十六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支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 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由得會儼葬若云玄人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

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軍假

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更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處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念念乎是時朝臣遷者多耳而眾人咸以為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命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小事而都典一方

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書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眾入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為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歎會訖罷出詔促允去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收獄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 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生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規之云有客姓相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促裙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問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皆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李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鑿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 傅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 清河王經亦與允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

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

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四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

允云荀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為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竝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劾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書九

西川屯鳳崗 氏書印甫甫

三國志九

